清華簡第七輯整理報告拾遺

程浩

清華簡第七輯收錄了《子犯子餘》、《晉文公入於晉》、《趙簡子》與《越公其事》等四種有關春秋史事的古書。整理報告雖已對各篇簡文進行了詳盡的注釋，但仍有個別疑難處存疑未考。今不揣孤陋，就闕疑處略陳淺見，向方家請教。

一

《晉文公入於晉》論作旗物時有言：

為角龍之旗師以戰，為交龍之旗師以豫（《晉文公入於晉》簡6）

整理報告於“豫”字無說，而按照楚簡的用字習慣，或應將其讀為“舍”。清華簡《繫年》屢見“豫”字，如“楚王豫圍”（簡42）、“秦人豫戍”（簡45）、“楚人豫圍”（簡117）等，這些“豫”很明顯都應讀“舍”，意為釋放、捨棄。

然而《晉文公入於晉》中這個“豫”字的涵義，似乎還不能完全與《繫年》等同。從上下文來看，簡文用以描述不同旗幟作用的，往往是一組反義詞。如簡6“為升龍之旗師以進，為降龍之旗師以退”，升龍與降龍分別對應的是師的“進”與“退”。以此類推，這裡角龍與交龍所對應的“戰”與“舍”應該也是相對的概念。

實際上，上博簡《曹沫之陣》中就有這樣的用例，其云：

既戰復舍，號令於軍中曰：“繕甲利兵，明日將戰。”（《曹沫之陳》簡50）

從中可以看出“舍”是與“戰”相反的動作，有止戰之意。《孫子·軍爭》“交和而舍”，賈林注“止也”，即是此意。陳劍先生認為《曹沫之陳》中的“豫”皆當讀為“舍”，意為“軍隊駐扎”（動詞）或“軍隊駐扎之所”（名詞）。[[1]](#footnote-1)所謂“軍隊駐扎”，亦可引申為休戰、止戰。簡文“為角龍之旗師以戰，為交龍之旗師以舍”，意思就是用角龍旗時出師交戰，用交龍旗時止戰回營。

二

《晉文公入於晉》另有：

命蒐……成之以于郊三，因以大作。（《晉文公入於晉》簡4、7）

整理報告注云：

象，《周禮·司常》“及國之大閱，贊司馬頒旗物：王建大常，諸侯建旂，孤卿建旜，大夫、士建物，（師）[帥]都建旗，州里建旟，縣鄙建旐，道車載旞，斿車載旌。皆畫其象焉，官府各象其事，州里各象其名，家各象其號”。而該字字形與清華簡《周公之琴舞》、《殷高宗問於三壽》之“象”字有別，或可釋爲“兔”，“逸”字省形，訓爲“縱”。三，疑指晉文四年蒐于被廬，五年作三行以禦狄及八年蒐于清原，作五軍以禦狄。

對於簡文中的“”字，整理報告有“象”與“兔”兩種釋讀意見。這大概是由於戰國文字中“象”與“兔”經常混同所致。李天虹先生曾總結楚簡文字中“象”與“兔”的異同，認為二者“下部均从‘肉’，區別僅在頭部。‘兔’字頭部撇劃下系一筆而成，末端上挑；‘象’字頭部撇劃下由數筆而成，末筆下滑（或平行）。”[[2]](#footnote-2)這種甄別原則放諸過往的楚簡材料中進行驗證，大致是可信的。但是清華簡中的“象”字與“兔”字，似乎遵循的是另外一種區別方式。

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，我們將選擇一些可以確釋的字形進行討論。

首先是“象”字。《筮法》中“象”出現了四次，均作“爻象”之“象”。《殷高宗問於三夀》有“曆象天時”與“揆中而象常”等語，讀“象”亦無疑。茲將其字形列示如下：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字形 | 辭例 | 出處 |
|  | 凡爻象 | 《筮法》簡52 |
|  | 五象為天 | 《筮法》簡54 |
|  | 九象為大獸 | 《筮法》簡56 |
|  | 四之象為地 | 《筮法》簡58 |
|  | 曆象天時 | 《殷高宗問於三夀》簡15 |
|  | 揆中而象常 | 《殷高宗問於三夀》簡28 |

再者是“兔”字。其用例最顯豁者莫過於《赤鵠之集湯之屋》中用為“白兔”者，以及《子儀》中的“台上有兔”。其字形如下：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字形 | 辭例 | 出處 |
| chijiu07-29.jpg | 二白兔 | 《赤鵠之集湯之屋》簡7 |
| chijiu11-29.jpg | 二白兔 | 《赤鵠之集湯之屋》簡11 |
| chijiu13-23.jpg | 白兔 | 《赤鵠之集湯之屋》簡13 |
| chijiu14-18.jpg | 一白兔 | 《赤鵠之集湯之屋》簡14 |
| chijiu14-32.jpg | 一白兔 | 《赤鵠之集湯之屋》簡14 |
| chijiu15-13.jpg | 白兔 | 《赤鵠之集湯之屋》簡15 |
|  | 台上有兔 | 《子儀》簡14 |

如果對上述這些字形進行分析，可以看出清華簡中的“象”與“兔”，其區別已經不在於頭部，而是下部所从：“兔”字下部為“肉”之形，而“象”字下部則類似“勿”。而且從清華簡目前已公佈的材料來看，从“肉”形的“兔”與从“勿”形的“象”在作為獨體字時基本不會混用。[[3]](#footnote-3)唯一有爭議的是《周公之琴舞》簡3“夙夜不qinwu03-10.jpg”的“qinwu03-10.jpg”，此字整理報告原釋為“兔”（“逸”省），後來李銳先生將其改釋為“象”，[[4]](#footnote-4)現在看來還是很有道理的。

回過頭再來看《晉文公入於晉》中的這個“”字，其下部為“肉”形，還是應該釋為“兔”。至於“兔”的讀法，我們傾向於將其與上博簡《成王為城濮之行》的相關字聯繫起來考慮。《成王為城濮之行》講城濮之戰前楚成王命子文、子玉蒐師，有這樣的描述：

子文蒐師於睽，一日而畢，不http://www.bsm.org.cn/pic13/130107/03/image005.jpg一人。子玉受師，出之蔿，三日而畢，斬三人。（《成王為城濮之行》甲1、甲2）

君王命余蒐師於睽，一日而畢，不http://www.bsm.org.cn/pic13/130107/03/image015.jpg一人。子玉出之蔿，三日而畢，斬三人。（《成王為城濮之行》乙1、乙2）

《左傳》僖公二十七年也有類似的記載：

楚子將圍宋，使子文治兵於睽，終朝而畢，不戮一人。子玉複治兵於蒍，終日而畢，鞭七人，貫三人耳。

將《左傳》與《成王為城濮之行》對讀，可以發現簡文“不http://www.bsm.org.cn/pic13/130107/03/image015.jpg一人”的“http://www.bsm.org.cn/pic13/130107/03/image015.jpg”，應該讀為表殺戮意的字。此字从“兔”得聲，網友“不求甚解”與曹方向先生等將其釋為“抶”，是正確的意見。[[5]](#footnote-5)清華簡《繫年》簡58“用****宋公之御”，整理報告也將“”讀為“抶”。而這裡所謂的“不抶一人”，是說一個人都沒有懲罰，與《左傳》的“不戮一人”大意是相同的。

眾所周知，城濮之戰交戰的雙方是晉與楚。《成王為城濮之行》講的是楚國的戰前蒐師，而《晉文公入於晉》敘述的則是晉國的戰前準備。結合《成王為城濮之行》與《左傳》來看，評判蒐師成果的標準往往是“不戮一人”、“斬三人”、“鞭七人”等。因而我們認為《晉文公入於晉》的“兔”字亦應讀“抶”，簡文“命蒐……成之以抶于郊三，因以大作”，是說晉文公於戰前蒐師，其結果是擊笞了三個人。

三

《趙簡子》一篇中，有一個从“黽”的字出現了兩次，其字形文例分別為：

趙簡子既受將軍，在朝。（《趙簡子》簡1）

今吾子既為將軍已（《趙簡子》簡2）

整理報告對此字的釋讀有一個初步意見：

字係首見，由宀、黽、廾三部分組成。根據楚文字的用字習慣，此字也可以隸作，分析爲從宀、從龜、從廾三部分。“黽”或“龜”很可能是聲符，可以沿著這個線索去解讀。簡文中作將軍的限定語。一説“”從蠅省聲，讀爲“承”，訓爲“繼”，受承指繼承，“將軍”係動賓結構。

將此字讀為“承”，并把“將軍”理解為動賓結構，在簡1的文例中尚可解釋，但如果把“承將軍”繫於簡2“既為”之後則似有未安。

整理報告說：“黽或龜很可能是聲符，可以沿著這個線索去解讀”，是極具啟發性的意見。此字釋讀的關鍵之處，便在於對字形中間部分“黽”的認識。實際上，關於戰國文字中的“黽”，學界已經進行了充分的討論。現在比較普遍的認識是馮勝君先生的說法，即“黽”字在戰國文字中經常用為“龜”。[[6]](#footnote-6)此後禤健聰先生又進一步指出楚文字中的這種字形原本就是“龜”字，並非“黽”的假借。[[7]](#footnote-7)但是如果把楚文字中从“黽”的字都往“龜”聲或與“龜”相關的方向考慮，似乎還不能很好地解釋全部辭例。最近看到劉洪濤先生在網上發佈的《<釋“蠅”及相關諸字>補正》一文，已經有了把加“甘”或“日”的“黽”釋為“蠅”字的意見，[[8]](#footnote-8)進一步揭示了戰國楚文字“黽”的不同來源。

宋華強先生新近發表的《戰國楚文字从“黽”从“甘”之字新考》一文總結了戰國楚文字中“黽”的三種來源：

第一，是蛙屬的“黽”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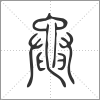
第二，是由“龜”變來的“黽”；

第三，是“初像蠅虻形”的“黽”。[[9]](#footnote-9)

同為第七輯所收的《子犯子餘》篇中有一個从“宀”从“黽”从“甘”的字，文例為：

用果臨正九州而君之後世（《子犯子餘》簡2）

整理報告從“蠅”的角度考慮將其讀為“承”，放在簡文中“承君之後世”還是比較通達的。但將《趙簡子》中的這個字解釋為从蠅省聲，也讀爲“承”，不僅文義未安，字形上也有缺陷。因為正如劉洪濤先生所言，可以釋為“蠅”的一般都是“黽”累加“甘”或“日”的特殊形體，而《趙簡子》中的這個字並沒有此類偏旁。

因此，《趙簡子》中這個从“宀”从“黽”从“廾”的字，似乎還是應該從“黽”的另外兩種來源進行分析。在《趙簡子》的兩則文例中，將此字理解為从“龜”聲，在釋讀上很難找到合適的解釋。我們傾向於將中間這部分看作本字，即蛙屬的“黽”。“黽”字《說文》云：“鼃𪓑也。从它，象形。”其下還附有一個“黽”字的籀文字形“”，此字从“黽”从“廾”，構型與《趙簡子》中的這個字基本一致。我們猜想，如果趙簡子中的這個字从“黽”得聲，或可讀為“孟”，訓為“長”，作為“將軍”的修飾限定語。把从“黽”的字讀為“孟”，是從音理的角度上考慮的。“黽”字在明母陽部，[[10]](#footnote-10)“孟”亦是明母陽部字，不存在通假上的障礙。

把這個字讀為“孟”，在文例中也可得到驗證。《趙簡子》一篇講的是趙簡子與范獻子等人的問對，故事背景應為趙簡子擢升上軍將之時。在趙簡子改革之前，晉國軍制一直為三軍六卿制，擔任上軍將者即為六卿之一。簡文說趙簡子“既受孟將軍”、“既為孟將軍”，所謂“孟將軍”或即“上軍將”之別稱。《尚書》的《康誥》篇有“孟侯”之謂，孔傳云：“孟，長也。五侯之長謂方伯，使康叔爲之。”《呂氏春秋·正名》也說：“齊湣王，周室之孟侯。”由此看來，“孟將軍”、“孟侯”等稱謂中的“孟”字，實際上是一個修飾詞，是說擔任此職位的人地位崇高、有元良之德。

四

《越公其事》第五章：

王親涉溝淳泑塗，日靚農事以勸勉農夫。（《越公其事》簡30、31）

“靚”字整理報告讀“靖”，并引《詩·小雅·菀柳》毛傳訓為“治理”。如此訓解自然是可以說通，但似乎並非最好的解釋。按此“靚”字亦見於本篇第七章：

王乃趣使人察城市邊縣小大遠邇之勼、落，王則比視，唯勼、落是察，問之于左右。（《越公其事》簡44、45）

由於此處的“”字與“察”聯用，很明顯應該讀為“省察”之“省”。竊以為第五章的“靚”也同樣應讀“省”。簡文“王親溝淳泑塗，日靚農事以勸勉農夫”，是說越王每天親自下到農田省察，以勸勉農夫勤勞農事。

五

《越公其事》第十章記吳越交戰於江之後：

吳師乃大北，旋戰旋北，乃至於吳。越師乃因軍吳，吳人昆奴乃入越師，越師乃襲吳。（《越公其事》簡68）

此句的“吳人昆奴”頗難理解，整理報告也沒有給出確切的解釋，僅云：

吳人昆奴，吳人淪爲昆奴。昆奴，未詳，疑是奴之一種。或以爲“昆奴”爲人名。

“昆奴”作為奴之一種抑或人名，古書均未得見。我們猜測這裡的“奴”字或可讀“孥”。包山文書簡122、123有兩個“奴”字，周鳳五先生既將其讀為“孥”。[[11]](#footnote-11)《國語·鄭語》“寄孥與賄焉”，韋昭注云“孥，妻子也”。“昆”，《玉篇》云“兄弟也”。簡文所謂“吳人昆奴”，就是吳人之兄弟妻子。

在《越公其事》以及《國語》的《吳語》、《越語》等篇的記載中，吳越兩國屢屢以兄弟子女作為請成的籌碼。如越王向吳王請成時，就稱：

以臣事吳，男女服。（《越公其事》簡6）

一介嫡女，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。一介嫡男，奉槃匜以隨諸御。（《吳語》）

愿以金玉、子女賂君之辱，請句踐女女於王，大夫女女於大夫，士女女於士……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，將焚宗廟，係妻孥，沈金玉於江（《越語上》）

後來吳王向越王請成時，又有：

孤請成，男女服。（《越公其事》簡71）

君告孤請成，男女服從……孤敢請成，男女服爲臣御。（《吳語》）

可見兩國都將兄弟子女視作珍貴的資源。《越公其事》第十章講“吳人昆孥乃入越師”，是說越國軍隊已經對吳國的兄弟妻子進行了掠奪。

（程浩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；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後）

1. 本文系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58批面上資助（一等）（2015M580080）及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九批特別資助（2016T90079）研究成果。

   見陳劍：《上博竹書<曹沫之陳>新編釋文（稿）》，簡帛研究網，2005年2月12日。此文又載陳劍：《戰國竹書論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114-124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李天虹：《楚簡文字形體混同、混訛舉例》，《江漢考古》2005年第3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在清華簡中，“兔”與“象”作為偏旁可能存在訛混的現象。比如我們在上文討論的“豫”字，如果按照本文的看法，其右半所从基本上都是“兔”而非傳統認識中的“象”。這種現象既可能是“兔”與“象”的訛混，亦或與“豫”、“兔”音近有關。張峰先生曾根據上博簡等材料對相關問題進行了討論，詳參張峰：《說上博八<顏淵>及<成王既邦>中的“豫”字》，簡帛網，2011年8月4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參見李銳：《讀清華簡3札記（三）》，孔夫子2000網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，2013年1月14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參見曹方向：《上博九<成王為城濮之行>通釋》，簡帛網，2013年1月7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說見馮勝君：《戰國楚文字“黽”字用作“龜”字補議》，《漢字研究》第一輯，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478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禤健聰：《釋楚文字中的“龜”和“”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2010年第4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參見劉洪濤：《<釋“蠅”及相關諸字>補正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16年5月22日。據此文介紹，劉先生另有《釋“蠅”及相關諸字》一文專論此說，惜未得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參見宋華強：《戰國楚文字从“黽”从“甘”之字新考》，《簡帛》第十三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7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裘錫圭先生曾指出“黽”是耕部字，見前揭馮勝君先生文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周鳳五：《<余睪命案文書>箋釋——包山楚簡司法文書研究之一》，《台大文史哲學報》第41期，第12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